

子弹穿过头颅

陶纯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子弹穿过头颅

陶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子弹穿过头颅/陶纯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 7

ISBN 978-7-5321-4172-2

I. ①子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8693 号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美术编辑: 周志武

子弹穿过头颅

陶 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19.75 插页 2 字数 261,000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72-2/I · 3217 定价: 2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自序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,我学写小说的时候,正赶上中国当代文学最繁荣时期的一个尾巴。经历了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极左年代,中国作家压抑既久的写作欲望喷薄而出,像一支尖兵横空出世,成为全社会的明星。在那种情况下,我热切地迷恋上了小说创作。但我当时并不知道,我走上这条道路时,中国的文学创作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不仅是作品走下坡路,主要的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氛围和关注度,越来越走低,文学创作渐渐成为一种“孤独的行走”。

就全世界而言,文学(主要指小说)最鼎盛的时代,是十八、十九世纪,二十世纪初赶上了一个尾巴。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,很多处于那个历史阶段。人类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之后,终于把小说这个艺术门类推向了巅峰。试想,如果那时候就有电影、电视、互联网等大众娱乐工具,可能文学的那个巅峰,也没有现在那么高,毕竟那时候的人除了读书,几乎没有别的娱乐。是读者造就了作家,造就了作品,如果没人读书,你还有兴趣写吗?

时代发展得太快了,科技的进步、社会的稳定、生活的富足,带来了多元化的娱乐享受。这对文学不是好事。

战争、苦难、剧烈的社会动荡是孕育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肥沃土壤,而当今歌舞升平的时代,则是影视等多媒体的盛宴,生活安逸,吃饱喝足之后,大人们可能会有点怀旧,小孩子则去追星,这些都可以在电视剧、电影和演唱会上寻找到,谁还会静下心来费心累脑读一篇小说?所以你看到了,中国很一般的电视连续剧都有那么好的收视率,好莱坞的电影,以及中国某几位大牌导演的电影,票房成绩总是那么的好,不论作品艺术质量如何,只要排出明星阵容,舍得花钱做广告,不愁票房。艺术越来越资本化了。资本总是为逐利,文学没有利,谁还去逐?

没有了读者,作家就会感到受冷遇,而同时,安逸优越的生活,也使一些作家没有了切肤之痛,失去了写作动力;远离底层的生活,缺少了深刻的批判意识,更使作家们的作品变得苍白无力。不仅中国,全世界的文坛都是如此。这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水平也是掉得厉害,照这样下去,这个奖也该取消了,不如变成诺贝尔电影奖。

说到底,这个时代,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,经济学里有朝阳行业和夕阳行业,文学应该属于夕阳行业。小说,尤其是不为获得影视改编权的中短篇小说创作,已经像京剧票友那样,成为一种小群体的自恋行为。为了卖版权拍成电视剧而创作的长篇小说,那又另当别论。

我说这些,是不是想说自己走错了路?女怕嫁错郎,男怕进错行。是不是后悔了?

非也!如今当一个作家,虽难以飞黄腾达,却也不至于被人瞧不起,当然,前提是自己得瞧得起自己。走上这条路,本人非但没后悔,反而感到庆幸,人贵有自知之明,像我这样的人,父母都是农民,祖辈没一个做官的,没一个经商的,这样的家庭背景、成长氛围,我掂量过,自己不是走仕途的材料,也没有经商的本领,能够当一名作家,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,已经很幸运了。感谢党,感谢军队,给了

我一个专业作家的头衔；感谢小说，它使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生路；感谢古今中外那些我喜欢的作家，他们给我提供了丰厚的营养；感谢阅读过我的作品的读者，他们的阅读使我的劳作有了意义。写作伴我渡过了风华正茂的年代，还会伴我渡过青春凋零的未来岁月。

收入这个集子里的 11 个短篇小说和 4 部中篇小说，是从我 1990 年至 2003 年期间发表的 20 个中篇小说和 60 多个短篇小说中挑选出来的，这些作品虽然发表时没什么大的反响，我也不会那种“工夫在诗外”的炒作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认真读了，你不会后悔的。就像父母最爱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我把作品当成自己孩子，所以我最爱自己的作品，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毛病。这几年，迫于生活压力，写了一点影视作品，没怎么写小说。也许我会很快“浪子回头”的。虽然小说像鸡肋，但有肉总比没肉强。做一个小说票友，自娱自乐，不为获奖，不为发财，以文会友，也是一种境界呢！

其实，人活着的最好状态，就是活在一种境界里。你仔细看看，你周围的人，面对名和利，是不是有不少人缺乏一种境界？

最高的境界是忘我和无私。

2011 年 4 月 12 日

目 录

自序	1
小推车	1
乡语	15
一个人的高原	29
洞里洞外	41
村殇	53
身上有岛	67
生灵之美	77
钉子	87
好天气	98
彩蝶飞舞	113
美丽家园	123
雨中玫瑰	134
秋水	181
尘烟	215
子弹穿过头颅	263

小 推 车

柱子跟上队伍走了不久,他的父亲王怀炳老汉也加入了支前的行列。老汉已经五十九岁了,按照农救会的规定,过了五十五岁的人可以不出夫,况且他家里还有个瞎眼婆子无人照料。但老汉执意要去,谁也拦不住他。

柱子虽然长成了壮小伙子,但在怀炳老汉的眼里,他的儿子永远是庄稼棵上的嫩须须,开春时节的树芽芽,碰不得拽不得,不容有闪失的。霜降之前,队伍打完了枣庄和泗水,拉到他们这一带休整。这一带刚搞过土改,人们脸上终日喜气洋洋,老汉子叼着烟袋锅在自家新分的田地里转悠,老婆子端着簸箕在自家小院里翻晒刚分到手的粮食,大闺女小媳妇参加了妇救会,唱歌扭秧歌学识字,小伙子们眼盯着那些扛着钢枪齐步行进的士兵,心就痒痒开了。队伍上的人一来动员,他们纷纷报名参军。按说柱子是独子,可以不当兵,别人也不会小瞧他,更不会被人硬拽了去。可他自己留不住自己,别人就只好说啥了。

那几天,不断有消息传到他家小院里来,说张三家的儿子穿上

军装了,李四家的儿子扛上枪了,王二麻子家的儿子也戴上大红花。柱子脸色越来越不好看,就知道闷头睡觉,喊他吃饭他说不饿,唤他喝水他说不渴,声音哑哑的,入了梦魇一般。他娘烧了一锅开水,让他挑到队伍那边去。他去了,直接走进了一纵七团三营九连二排的驻地。恰巧有个白白净净的战地女记者来二排采访,女记者穿着合体的军装,手里拎着个皮匣子,别人说那叫照相机。女记者喝了一碗水,说,呀,你家的水怎么这样甜呀。柱子低了头说,俺娘用松枝烧的,松枝烧出来的水又香又甜。女记者又说,哟,你是谁家的小伙呀,西王庄的小伙我都见了,就数你精神。刘排长,你借他军装穿穿,再给他一支枪,我给他照张相。

柱子像个木偶一样,任女记者摆布了好一阵子。随即咔嚓一声,定了影。女记者收起皮匣子。那一刻,柱子突然闻到了一种气息,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气息,那种气息一定来自战场,它含着硝烟,含着新鲜血液,含着钢铁,含着刚刚掀开的泥土,含着年轻的身体,也含着抖落的露珠和破碎的野花。后来柱子把这个发现讲给小娥嫂子听,说这种气息带着魔法,深深迷住了他。

但此刻柱子并不知道,这种气息将伴他一生。回到家里,他把木桶往地上一撂,瓮声瓮气地说,爹,娘,俺想好了,随队伍走。他的娘正烙着煎饼,手按在鏊子上,煎饼糊了,手冒了烟起了泡,也不觉疼;怀炳老汉正蹲在门槛上吧嗒旱烟,烟丝烧尽了,他仍不停地吧嗒,仿佛想把烟油子都吸到肚里去。半个月后,队伍要开拔了,一大早,刘排长带几个兵来到他家,把小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给水缸里挑满了水。穿一身新军装的柱子起初缩在后面,东张西望不知干啥好,后来他端起瓦盆,往院子中央的那棵香椿树下浇水,一连浇了三遍。那棵香椿是他出生那年栽的,按当地的习俗,在他过周岁时,他的爹娘在树下摆了香案,又扶他磕了三个响头,算是拜了干娘。干娘会保佑他一生平安。现在,香椿树已长到了大腿一般粗,而她的干儿子也要远行了。

刘排长干巴巴地替柱子安慰了几句他的爹娘。倒是刘排长带来的兵里,有个外号叫小算子的,模样虽不济,但能说会道,据说他

原先当过算命先生，后来被国民党抓了夫，新四军过涟水时给解放过来了。小算子摇头晃脑对怀炳老夫妇说，大爷大娘甭担心，您儿子像我一样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顶冒紫气，面露祥光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上了战场，弹子儿会绕着我们飞。你看我从那边到这边，可以说身经百战，屡立战功，见的死人海了去啦，但我一根毫毛都没伤着。老婆子抹了把脸，面带着笑，说，瞧这孩子真会说话。刘排长恼也不是笑也不是，扭头狠狠瞪了小算子一眼。怀炳老汉命老婆子赶紧把放了一冬舍不得吃的红枣拿出来。老婆子端着柳条筐一把一把往孩子们怀里塞。大伙躲着不接，老夫妇就虎起脸说，俺儿子和你们一样了，你们就像俺的儿子，一家人还见外？真是的。小算子替刘排长发话道，干脆每人吃一颗吧，人民的枣，人民的心，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大伙都笑了，每人捏一颗扔进嘴里。柱子也含一颗，过了好一会才把枣核吐出来，他踱到窗前，用脚踢蹬出一个坑，认认真真把那只尖尖的枣核埋了进去。然后他抬起头来自言自语说，不知它能不能发芽呢。

号声在村落、田野和山岭间久久回荡。不见首尾的队伍在村外的官道上蜿蜒西去。老人、妇女和孩子们驻足于道路两旁，锣鼓声震天作响，妇教会的大闺女小媳妇把秧歌扭得像刚出锅的麻花，香喷喷让人眼花缭乱；煎饼、鸡蛋、苹果、花生、核桃、大枣在人群里飞来飞去，仿佛是天上落下来的。怀炳老汉一手拎着老婆子，一手拎着烟袋锅，钻来挤去，四只眼睛望着游动的队伍，一眨也不敢眨。老婆子喋喋不休，说咋还不见柱子，他过去了吗。怀炳老汉也纳闷，他觉得这些穿军装的孩子都像一个模子脱出来的，看着看着眼就花了，就辨不出谁是谁了；他还觉得远行的队伍跟沂河的水一样，一直流啊流啊，没个尽头。

小娥也站在欢送的人群里，她没有扭秧歌。她的男人——那个痨病腔子大贵刚死不久，身上还戴着孝，所以她不能在人前过于欢笑。傍晚时，队伍终于过完了，小娥来到怀炳夫妇跟前说，叔，婶，俺看见柱子兄弟了，他背一杆新枪，好精神。俺往他兜里塞了六个红鸡蛋呢。老婆子抬起衣袖抹抹眼，说，嗨哟，俺这是咋啦，连自个的

儿子都没认清,这眼怕是要瞎了。小娥低下头,劝道,婶子,快别说了,俺兄弟确实蛮高兴的,他还对俺说,等打完仗,就回咱西王庄种庄稼,让俺叔给他买把新镰刀,割麦子用。怀炳老汉却不知哪来的火,突然冲老婆子说,家里不是还有半罐子鸡蛋嘛,你也不知道煮煮。老婆子忙说,俺心里乱,没顾上。老汉又说,家里还有半口袋花生,你也不想着炒炒。老婆子接上说,俺没顾上,心里乱。

队伍早没了影,他们仍不愿回村。三个人踮起脚尖望着队伍消失的方向,看到日头越落越矮,土地亮晃晃的,村子乌蒙蒙的,远处的群山在阳光下起伏,仿佛大河中的波浪,一直流向天边。

队伍走了不出一月,老婆子的眼睛果真说瞎就瞎了。那天傍晚时分,她熬好晚炊后,像往常一样,摇着一双小脚到村外的官道上朝远处了望,望着望着,就感到满眼都是火红的颜色,灼得眼眶子像要炸开。接着,红色慢慢褪了,无涯无际的黑暗浮上来,却再也卸不掉了。怀炳老汉唉声叹气把她背回家,她反倒安慰老头子说,不碍事的,柱子一回来,就会好的,俺还想好好看看他呢。

转过年来,天气冷得厉害。农教会的人敲着铜锣挨家挨户动员,说是队伍要打大仗,攻莱芜,号召大家伙儿有力的出力,有钱的出钱,有粮的出粮;运粮秣,抬伤员,踊跃支前,接济前线。又把整个村落鼓动得热火朝天。怀炳老汉未被列入支前名单,农教会的人没踏他家的门槛,老汉卡着腰气哼哼地说,狗崽子,欺俺老汉子不中用了吗,告诉你们,推起小车俺一天行个百八十里的,啥事没有。

天未放亮,西王庄的十八辆独轮小推车就出村了,吱吱哑哑的响声连成一串,像夜鸟的啼叫,搅碎了黎明前的黑暗。这一带的支前队伍都在那条黄土官道上集合,然后排开一字长蛇阵,人们弓了腰抵足前行。

西去莱芜,一百二十华里远,两天的路程。

怀炳老汉和小娥合使一辆小车,老汉在后面推,小娥在前面拉。这一老一少特别惹眼,老的干瘦干瘦,头发花白,额头的皱纹像土地上的沟坎,缺齿少牙的嘴呼出的气息格外浓重;少的细腰圆臀,三尺

青丝盘在脑后，一张瓜子脸儿憋得通红。老的边走边望着眼前那根绷得紧紧的麻绳，说大贵家的，甭使那么大劲，路还远着呢，悠着点力气。小丫头也不回，柔声说，叔，俺年轻，别的没有，就是不缺力气，累不着的。

自打恒了心要去支前，怀炳老汉就着手收拾家里的那辆小推车，该紧固的紧固，朽坏的地方换了新的，又请木匠做了个光滑无比的枣木轮子，把这辆有年头的小车打扮得像个即将迎娶媳妇的新郎官。他没想到小娥也要做民工，小娥不惜和公婆翻脸，死活闹着要走，说不依她她就上吊，或者跳崖。那天她抱着一盘粗壮的麻绳来找怀炳老汉，一见面就咧嘴笑，说他们总算应了，这样俺就不用这根绳子吊颈了，用它拉车吧。老汉疑惑着说，这可是上前线，你能行吗？小娥说，咦，叔你小瞧了俺，柱子兄弟敢去冒死打仗，俺往前线遛遛腿还不行？说完又笑，像拣了个大便宜。老汉想起，自她男人死后，还没见她笑过呢。

老婆子更是忙乎起来没个完。她睁着一双瞎眼，没白没黑地缝了个红兜肚，又上面绣了钟馗像，说是护身符，反反复复嘱咐老头，到了前边，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交给柱子，逼着他戴上。为了做这个护身符，老婆子的手指上扎得到处是针眼子。然后，她又没黑没白地推磨，磨出米面再烙煎饼，焦黄酥脆的煎饼摆在那里，足有多半人高。老汉劝她，说柱子吃不了这么多，你就歇着吧。她却说，你个老东西，光念着自己儿子，私心忒大呢。见了柱子的同志，每人分一点，让他们都尝尝，记住了吗？老汉一拍脑瓜子，说，还是你想得周到，俺忘不了，放宽心吧。

临动身前，老婆子只留下三升玉米，让老汉把家里余下的两口袋粮食都带上。老汉说，咋，俺闹不准啥时回来，你个瞎眼婆子不想活啦。老婆子说，饿不死俺，村里人到时会帮俺的。呆在热炕头上，吃糠咽菜照样活命，孩子们就不成了，他们在前边拼命，离了粮食还打个屁仗。老汉拗不过她，只好气哼哼地把口袋绑在小推车上。这样，他们这辆车上的四百斤粮食，约有一半是怀炳老汉自家的。

支前的队伍浩浩荡荡，沿不同的道路奔向莱芜一带的战场。虽

然已到了立春时节,但严冬仍在肆虐,呼啸的北风无孔不入,切割着人们裸露的肌肤。太阳尽管露了脸儿,然而它虚弱得飘飘忽忽,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它刮走。田野里的麦苗还在沉睡,遍地布了白霜,看上去晃人的眼。越往前行,气氛越紧张,已经能够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,像雨天的闷雷。一路上,不知为啥,怀炳老汉和小娥尽量不提柱子,仿佛柱子是个易碎的器皿,一碰就坏。他们都把柱子搁在了很深的心里,抑制着不去触动他。但是,他们很快发现,心里搁不下他,心中的他像只小兔,总想沿着嗓子眼儿,蹦到外面来。于是,话题绕来绕去,不由自主就扯出他来。比如小娥说,叔,你快六十的人啦,力气一点都不显差。老汉就说,可不,要论下力气,柱子都比不上我老头子。比如小娥说,叔,俺看来支前的人里,就数你年纪大。老汉就说,要是柱子不参军,推这辆车子的,就是他。又比如老汉说,大贵家的,你满二十了吧。小娥就说,过了,二十一啦。俺比柱子兄弟大三岁。俺那个死鬼和柱子同庚,都说女大三抱金砖,俺这辈子怕是连块石头都抱不上了。再比如老汉说,唉,大贵也够可怜的,从小就是个病秧子,摊上你这么个好媳妇,硬是没福命。小娥就说,他呀,要是顶柱子兄弟一根指头,俺也不叫屈。

说着念着,怀炳老汉的眼前就浮起儿子的面影。老王家一直人丁不旺五谷欠丰,到怀炳这一辈时,已是三代单传。再由于家境贫寒,他三十好几了,还未讨上媳妇。有一年的晚秋,他舍命从河里捞起一个女人。一问,她是临沐一带的人,婆家是个富户,因她连着生了四个丫头,被男人一怒之下赶出家门。她没脸回娘家,就四处流浪,沿路乞讨,到了沂河边,她突然不想活了,就顺水而下。后来这女人便成了柱子的娘。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,怀炳却当不上爹,女人的肚皮不知何故总也鼓不起来。眼看老王家就要绝户了,苍天有眼,他四十一岁那年,柱子终于呱呱坠地。往后他们再也没能生育,柱子就成了十亩地里的一棵独苗苗。家里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,虽然穿了这件没那件,但凡有一口吃的,但凡有一件穿的,都由着他尽着他。老两口扳着指头过日子,眼瞅着他长成了壮小伙,如果赶上正常年景,该当抱孙子了呀。

离战场越来越近了，隆隆的炮声愈加沉闷。怀炳老汉不敢再往下思想，他吭吭咳嗽一阵，感到脚下发飘发虚。他只好再用些力气，腰弓成一只大虾，使自己的步子不至于凌乱。身上的棉衣湿了干，干了湿，又凉又硬；头发、眉毛和胡须结了一层冰碴，用手一撷，噼噼啪啪往下掉。

在小娥的脑袋瓜里，柱子是另一种模样。三年前，一乘小花轿把她从东王庄抬到了西王庄。她的男人大贵和柱子是没出五服的堂兄弟，迎亲那天，柱子过来帮忙，端茶递水招呼客人。柱子的装束同其他的乡下同龄少年没啥区别，他们留着同样的发式，戴同样的翻耳棉帽，穿同样的对襟棉袄挽腰棉裤和圆口棉鞋，就连他们甩鼻涕的动作也几乎一模一样。但小娥却从他们中一眼挑出了柱子，他眉目柔顺，神态腼腆，衣着洁净，手脚灵便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小叔子辈侄子辈的冒失鬼们都涌到她的新房，信口胡诌，脏话不断，有的还动手动脚，撩拨得她耳热心跳，满面羞红，让她恼不得怒不得，只有招架的份儿。唯有柱子立在一旁，立在冬日的阳光下，丝毫不为所动，似乎他还是个童蒙未开的雏男。可他的个头是同龄人里最高的，他唇边的茸毛已经变粗变硬了。那一刻，她希望他也能过来，主动同她攀谈几句，哪怕说一些过头的话也不要紧。但呆了没一会，他就一声不吭走开了。

到了晚间，她才发现自己男人是个不可救药的痨病腔子，男人咳得地动山摇，梁上的尘土给震得纷纷往下落，烛光和窗户纸都跟着打颤。服侍男人睡下后，她和衣而卧，许久无法入眠，不觉又想到了柱子。天明醒来，枕头湿了一片。两家住在一个胡同里，往后见面的机会天天有，但每次碰上，他都规规矩矩叫一声嫂子，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说，多余的动作一个也不做。

小娥过门不到一年，男人就卧床不起了。以后每次回娘家小住，公公都差柱子代劳，送她接她。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他们并肩行走在回西王庄的小路上，柱子吭吭哧哧告诉她，有媒人给他提了一门亲，对方是东王庄大财主冯三多的小闺女冯桂香，他爹有点动心，冯三多也挺有意。小娥猛地驻下脚步，身子靠在路边一棵白杨

树上,说兄弟你可别犯傻,俺和那冯桂香一块长大,对她知根知底,她要脸蛋没脸蛋,要身段没身段,屁股瘪得像柿饼,怕是连个胎都坐不下;这且不说,她外不会种庄稼,内不会做女红,你娶这种媳妇图个啥?俺叔是看上了冯家的钱财,冯家是看上了你这一表人才。其实呢,冯家一文钱都恨不能掰成八瓣花,一年到头从来不吃三顿,即使冯家舍得给你家钱财,你说钱财金贵,还是人才金贵?小娥胸脯一起一伏,喘口大气,又说,傻兄弟,要是那冯桂香赶上你嫂子一根指头,俺就赞成这门亲事。后来怀炳老汉特别感激小娥,说幸亏她给搅黄了这门亲,否则就坏大菜了。因为去年入冬土改时地主冯三多挨了枪子儿,柱子若是当了他女婿,不给整死也得蜕层皮,更别说参加解放军了,怕只有参加还乡团的份儿。

那个美妙的下午,小娥依靠着一株挺拔的白杨树,说着说着就走了眼。路上不时有一对回家的小夫妻走过。天上不时有一双归巢的鸟儿飞过。田里不时有两只漫游的瘦狗跑过。小娥热辣辣地说,兄弟,你信吗,嫂子至今仍是根掐花带刺的嫩黄瓜呀,你大贵哥一口都没吃上呀,男人想做的事情他一件也做不了呀。话未说完,泪已沾襟。人都说小娥的脸蛋如月亮一般亮,人都说小娥的眼睛如星星一般明,但柱子就是不敢抬头看她的脸,柱子只是低头瞄她的脚。他浑身冒了汗,脸上水汽涔涔,讷讷地说,嫂子你别难过,大贵哥会好起来的。又说,天不早了,咱回家吧。回答他的,是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
再往后,男人一只脚踩阴间一只脚踏阳间,折腾了快两年,小娥收了芳心,尽心尽力侍候男人。埋了大贵,再定眼看柱子,见他不仅挺拔,而且健壮了。却就在这当口,柱子扛起枪走了人。

谁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?小娥也不敢往下想了。

第二日中午,他们在靠近莱芜城的一个小村子里卸下粮食。怀炳老汉把三大包袱煎饼交给一个收粮的老兵,只留下筷子般高的一摞。草草吃过午饭后,带队的头头招呼大伙往回返,怀炳老汉和小娥一商量,决定加入到另一支民工队伍,往前线运弹药。怀炳老汉嘱咐几个乡亲,让他们回去后告诉他家老婆子,就说他和小娥给柱

子送东西了,晚些日子回家。

城北面的丘陵地带是莱芜战役的主战场,那里枪炮声密得成了疙瘩。怀炳老汉沿途看到很多建筑物上用石灰水写着一些斑斑驳驳的大字,就问小娥写的啥。小娥指着一溜院墙上的一排石灰字说,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。老汉又问,蒋介石是谁?小娥想了想,说,他是个不让咱老百姓吃饱饭的人。老汉琢磨了一下,说俺明白了。

临近黄昏时分,仗打完了。小娥搀着怀炳老汉立在一个高坡上。遍地躺着数不清的尸体,遍地是燃烧的灰烬,他们心惊肉跳,不敢往那上面看。刚打了大胜仗的解放军正在收拢,准备脱离战场。

柱子在哪儿?老汉一颗心像锤子击鼓那样怦怦着。小娥瞪大眼睛,在活着的人群里寻找。她闻到了一种非常刺鼻的气息,这种气息令她五内翻卷。她想起柱子曾经向她描绘过一种气息。这就是那种让柱子心魂不安的气息吗?小娥弄不清楚。

一个挎盒子枪的军官牵着匹高头大马从高坡下经过。怀炳老汉冲他说,同志,你见没见过俺家柱子?军官说,叫柱子的忒多,哪个部队?老汉忙说,噢,他大号叫王长柱,是一纵七团三营的。小娥补充道,三营九连二排六班的。军官摇摇头说,一纵、二纵、七纵的人都在这里集结,乱得很,怕是难找。

此时,队伍已归拢完毕,开始行军。成千上万的兵依次从他们面前经过,怀炳老汉和小娥大气也不敢出,眼睛更不敢眨,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些扑面而来的身影。可这些身影几乎一模一样,步伐都很疲惫,衣服上都有烧焦的痕迹,而且大都沾着血,面孔都黑得像包公,只有牙齿和眼珠子是亮的。不多一会,怀炳老汉的眼睛就花了,他说,大贵家的,我眼力不济,你可要瞅仔细点。小娥下意识地点头。突然,小娥尖叫道,叔你快看,那一个像柱子。等那一个近了,近了,再看,却根本不是。小娥急得快要哭了。

就这样,这一老一少迎风站立,用力寻找,直到队伍过完了,也没见到柱子。怀炳老汉木呆呆的,手脚冰凉,一阵风吹来,差点把他

刮倒。小娥背过脸去，偷偷抹了把清泪。夜幕已罩下来，远处偶尔响起零星的枪声，四周静得没人。正不知咋办时，又有一支担架队匆匆路过，二人赶忙下了高坡，伸头打量担架上的伤号。蓦然，一个熟悉的面孔终于映进了老汉的眼帘——但不是柱子，是和柱子一个排的解放兵小算子。小算子也认出了怀炳老汉，示意抬担架的人停一停。老汉急煎煎地问，俺家柱子呢？

小算子吃力地说，已经开拔了。

老汉哦了一声，他咋样了？

小算子说，他了不得呢，上了战场比谁都猛。今天下午，他亲手捉了个少将师长，还在火线上入了党，当了班长，都成了我的上级啦。

不知不觉，老汉的脸上涂满了泪。小娥也模糊了双眼，脑袋里像开锅一般，但心里踏实了许多。老汉又说，他挂彩了吗？

小算子说，受了点轻伤，左胳膊让炮弹皮咬了一小口。

这点伤不算啥。老汉大声说。说完，他俯下身子，猛丁攥住小算子的一只手，孩子，你咋了？

小算子用另一只手指指胸脯，说没啥，两颗混账子弹不长眼，钻进去喝血吃肉了，奶奶的，便宜了它。

你不是说子弹会绕着你飞吗？老汉冒出一句傻话。

唉，人算不如天算呀。小算子凄凉地笑笑。

血珠子透过担架往下落，转眼汪了一片。抬担架的人咋咋呼呼要赶路，小算子说甭急，急也没用，我已掐算过，我活不过今夜子时。他又转向小娥说，这丫头，是王长柱的小对象吧，真够俊的。小子以前从来没讲过嘛，光一个人偷着乐，不够意思嘛。都到了这时候，小算子还有心开玩笑。

担架队远去了，天也黑尽了。怀炳老汉点上烟袋锅，边吸边和小娥商量，说没见上柱子他总觉心不甘，再说柱子娘捎给他的东西也没交给他，他想继续随队伍走。大贵家的，要不你先回家吧。小娥当即不容置疑地说，俺回家干什么？家里没俺一点牵挂头了，俺单单牵挂柱子兄弟，不见他一面俺也不甘心。叔，咱爷俩一块走，管